

姜小坏——著

洗

面

桥

一

我从监狱
带来的故事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4734.

洗面桥

我从监狱

带来的故事

姜小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面桥 / 姜小坏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404-8869-7

I. ①洗…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8958号

Ximianqiao

洗面桥

姜小坏 著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喻 立

封面设计：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 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04-8869-7

定 价：38.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楔子

我从洗面桥监狱死里逃生，把这些故事带了出来，是想有朝一日，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不管是十年二十年，哪怕百年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些往事。我的狱友们都是一些大时代洪流裹挟之下的小人物，不需要世人能体会他们的身不由己，但世人需要知晓，他们虽背负污名，却也都是好汉。能够知晓这些，也不枉我苟且偷生这一遭。

目 录

1	第一章 二十三号牢房：小钻风
19	第二章 牢房外：百头儿
28	第三章 审讯室：史大翎的口供
42	第四章 二十三号牢房：杀人亲兄弟
74	第五章 审讯室：徐前的口供
97	第六章 二十三号牢房：一白胜过千素
170	第七章 审讯室：郑师爷的口供
203	第八章 二十三号牢房：老钱的故事
208	第九章 审讯室：查理黄的口供
210	第十章 二十三号牢房：美人娟娟隔秋水
220	第十一章 二十三号牢房：周大胡子是谁？
228	尾声：驿站送别

第一章

二十三号牢房：小钻风

大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七。四川成都。洗面桥监狱。

太阳已经靠山，暑气却丝毫没有退去的迹象。哗哗的铁链拖地的声音，干瘪地告诉大家，又有犯人要换牢房了。这些年来，这单调的声音，不知把多少人的耳膜磨起了茧子。处决或提审都是在上午，新的犯人被关进来是下午，如果有特殊“优待”会在半夜，这个点是换牢房。在洗面桥，人的身份居然可以用不同的时间来界定。

换牢房，一般只有一个原因。

每一个临刑的死囚，在行刑的前一天，都会被转到一个舒适的牢房，这儿每夜最多只关押七个人，备上四个下酒菜和管够儿的酒。椅子很舒服，但没有床。有人哭有人闹有人说出一生的秘密也有人一直沉默或傻笑，但没有一个人会选择睡觉，床是多余的东西。这就是

二十三号牢房。

今天，七个明天将要被执行死刑的囚犯被带到了二十三号牢房。

按照牢中的惯例，他们都已经换上了干净的新衣，所谓新衣，只是浆洗干净的囚衣，之前它穿在哪个出狱的犯人或者哪个尸体身上谁知道呢？据说这身新衣也会向家属单独收费，收尸体则是另一伙差人来收费，不能打包计算。如果想打包计算，没准儿还得有个打包费。洗面桥监狱的所有名堂，其实都是生意。

七人进了二十三号牢房，脚镣和枷锁也就除去了。二十三号牢房和别的牢房完全不同，这里布置得简直称得上酒楼的标准。房间中间是一张水曲木大桌，周围配了八把椅子。桌上四只大盘盛满菜肴，一只肚子大得夸张的酒壶，直接称之为酒桶或许更合适。桌沿儿摆了七只空碗，每只碗配一双竹筷，筷子特别修长，用来吃火锅正好。菜肴和餐具谈不上精致，但也看得出操持者用了心思郑重对待。多出来的一把空椅子，看来只是为了凑数。

此情此景，如果不看门上的锁链和人们的神情，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常规的酒局，闲散的人们摆摆龙门阵；谁也不会联想到这里是监狱，这七个人是即将奔赴刑场的汉子。

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一张小茶几，上面是笔墨和白纸。如果想写家书留遗言，尽管写吧。想来，这些和酒菜应该也会收费吧。不过，牢差没有说——这是和活着的人讨价还价的事儿，从现在开始已经与这七位无关了。

牢差把犯人带进二十三号牢房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锁上门，退下了。自打他们被关进洗面桥，唯一的一次，牢差默默退下，而非

趾高气扬踱步出去，这次，他扮演了一次跑堂的角色。死者为大，你们现在只是比死人多口气罢了。

七个人面面相觑，彼此似乎并不认识，但是彼此的命运大家又太清楚了：咱们在一条船上，并且这船马上就要沉了。

房间里一下子出奇地安静，沉船时不是应该能听见江水灌进船舱的声音吗？

滴答、滴答、滴答……

当然不会是水灌进船舱的声音。

有六人不禁侧目。

是一只怀表在响。一只皓腕，拈着一只白铜外壳的怀表。这怀表想必很值钱，表的链子光泽夺目，看起来殊为高贵，可是这只手腕看起来才更高贵，哪像个犯人的手腕啊。循着手腕往高处细瞧，一张干净清秀的脸，眉眼间自有一份愤恨之意。

这张脸看起来似曾相识。

“还有整整八个时辰。”清秀男子将怀表纳入怀中说道。言外之意，还有八个时辰，诸位一道小命儿就结果了。

“你咋有这玩意儿？”说话的人说完用袖子揩了一下鼻子，那鼻涕再不处理恐怕要过河了，不过这一蹭，好像新的囚服一下子也就不新了，“但凡值点儿银子的物件，进来时应该都没收了呀。”

“程某初来乍到，今几个晌午，才进这洗面桥。”清秀男子没看问话的鼻涕男，缓缓自言自语地说道。他说话有一些京腔，可又能

隐约听得出他口音原非京城人。

“我晓得你，你是程……”一个五十多岁的黑汉子用食指指着清秀男子说道，剩下的话生生咽了回去，撅在半空的食指也机械地收作拳头，旋即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左掌，像是在感叹，又像是在掩饰自己犯了个错误。

“腰板那么直，刚才收起怀表时小手指微微翘起了。我说嘛，我说嘛……”黑汉子改成揉搓手掌了。难不成自己把手掌打疼了？

几句话，大家好像一下子从刚才的沉默中醒来，大难临头，你们还攀什么旧相识。

鼻涕男咕咚咽了下口水，“你们不饿，我可先吃了啊。”说着撸起袖子就要奔桌上一盘卤肉拼盘中的兔子头直接下手。

一个比他略显稚嫩的学生模样的青年，一把从背后紧紧箍住他的腰，“哥，哥……”地叫不住声。

原来是兄弟俩。

当哥的觉得理亏，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你们又不吃，还不准我先吃吗，饱汉子不知……

嘴里虽然嘟囔着，可腰上毕竟不再使劲了，愤恨着责怪弟弟：“你搂我腰干吗，我想使劲儿你能搂得住吗？”

一个胖子用脚尖把多出来的椅子往自己跟前勾，可能是他太肥了，动作慢悠悠，看起来特别滑稽，而脚面上肥嘟嘟的肉又在关键时刻特别不争气，勾了两次，椅子腿儿都从脚面滑掉。胖子索性抬手挪椅子，把两把椅子拼好，然后自己率先坐了下来。还别说，两把椅子刚好容纳他的大屁股。

若在平时，大家伙儿早笑出声来了，可这会儿，大难临头，每

个人各揣心事，想哭还来不及呢。

胖子左右晃了晃身子，试试椅子稳不稳，浑身的赘肉也跟着一漾一漾的。

“进这儿来的可都是一命抵一命的要犯，赫赫有名的川剧名角儿程千素程老板，不忙着和自己那师姐冯一白唱对台戏打擂台，跑这儿凑啥趣呢。难不成也杀人啦？他那青霜剑在戏里杀人我信，在戏外杀人，鬼才信。”胖子像是在自言自语，可大家都听出来这话是说给那个清秀男子听的。

“啧啧，不对，不对，一定是误会了。哪有中午刚被抓进来，明天就咔嚓的。这屋里的人，少的也进洗面桥半年了，多的，十年有了吧？我周大胡子在这洗面桥呆了十六年都没听说过。搁在以前，那叫秋后问斩，六百里快骑，呈报京城往返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吧。虽然这儿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但也没这个先例啊，搞错了，搞错了。”那自称周大胡子的胖子一脸笃定，继续自言自语，可是他自称大胡子却面白无须，也不知胡子啥时候剃的。

那程千素眉峰一挑，说道：“你信还是不信算数吗？方十一，喝毒酒身亡，官府说是我杀的，官说谁杀，那便是谁杀。人证压根儿没有，至于物证嘛，居然是《青霜剑》里面申雪贞的唱词。”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板有眼，不愧是川剧名伶。

程千素说这些时，依然一只手背在身后，身子立在牢房中间，腰间挺拔得像别了一杆长枪。

“方十一……被毒杀……”有人失声嘀咕道。

那兄弟俩看周大胡子坐下也随着入座，弟弟好像随时准备拉住哥哥，别没个人形抢吃的，哥哥使劲儿甩了一下袖子。

黑脸汉子也跟着入座，他特意选了一个周胖子对面的椅子，也不知是想离他远一些还是想看清楚他的脸。

其余两个人，一老一幼也入座。年纪很大的老者一直没吭声，看脸色也得六七十岁，看胡子可能年龄更大，已经稀疏花白，看一对眸子却直冒精光，一直瞪着周大胡子。年龄对一个犯人来说，只意味着在这儿的资历，它也无法通过脸色来判断。洗面桥的人只有一个脸色，惨白。那位幼者只是脸上没有皱纹，目光都是散的、呆的，人没了精气神，看起来要老十岁，毕竟寻常人，面对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有一口气提不上来。

程千素原本不想与这些人为伍，可是想想这些人匆忙问斩，没准儿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毕竟方十一的命不同平民百姓的性命，最后也和大家一道缓缓坐定。

自称周大胡子的胖子也不抬头看人，只是继续自说自话。

“一个天桥说书的，说书就好好说书，咋就触犯了王法，还是得咔嚓咔嚓的王法，你说冤不冤，得罪了谁自己都不知道吧！人家岳武穆被莫须有的罪名咔嚓了，那也是青史留名，人家张献忠被咔嚓了，也是杀了太多人够本儿了。你算什么呢，咔嚓完，谁知道你是谁啊。名字叫老钱，却没有钱，嘿嘿，是个穷光蛋。想赚点儿零花钱，冒充啥算命先生，得，别人的命没算明白，先把自己的小命儿算进去了。”周胖子说到兴起，连说带比画，说到“咔嚓”时还用手掌做挥舞状。只是他的手掌太肥了，如果砍头的刀那么厚，估计犯人得强烈要求还是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你……你，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我是被冤枉的……”那黑脸汉子听得涨红了脸颊，只是他脸原本黑，大家看起来瞬间成了紫色

的大脸庞了。看来他就是冒充算命先生的老钱啦。

胖子也不理会，继续自说自话。大家原本对案不能食，索性来了兴致听他说。

“要说冤枉，这儿没有说自己不冤的。许家老大喝多了酒，误伤了人家有钱人的姨太太，人家会和你善罢甘休？这许家老二书读过了头，偏偏去替哥哥顶包。哥哥还真有哥哥样儿，咬紧牙说是自己伤的人，说自己弟弟连刀都拿不稳，怎么会持刀伤人呢？弟弟又一根筋儿，偏说哥哥是脓包，不是能伤人的料。官爷可不管你们谁看起来像，案子没审完，这哥哥跑回家砍了媳妇一刀，你不是说我不会砍人吗，看，我砍一个给你们看，这会儿你们信人是我伤的吧？嘿，你这证明没用，官爷说既然你们都说是自己干的，那就都抓进来吧。这个事儿糊涂吧。连伤两人，罪不至于砍头，可第二天，人家的姨太太怎么就真的没命了呢？既然进了这二十三号牢房，那估计也是砍头的罪名了，只是这两个脑袋掉得不值，不值。”胖子边说边摇头。大家有了老钱的前车之鉴，这次说的是谁也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了。

那弟弟气恼地说：“我们家的事儿，挨不着你来管。”这么一说，反倒是不打自招了。

那哥哥却抱起大酒壶，给自己倒了一大碗酒，然后一仰脖子灌了下去。这次弟弟却没拦着。

“他说得不错，但我做了，就不后悔。”哥哥朗声说道。一碗酒下肚，哥哥立马变成另一个人一般，和刚才流着鼻涕打算动手抢吃的猥琐汉子完全判若两人。

胖子没接这话茬儿，向前挪了挪半座小山一般的身子，身上的赘肉隔着囚衣又一漾一漾，继续自言自语。

“以周大胡子看，后不后悔，那也要看玩儿得尽兴不，把人家小媳妇搞咽气儿在床上可能够尽兴，也毕竟算是人命案子，人命都没出，被人家咔嚓了，算啥？”周大胡子这次话里话外夹枪带棒，也不知这次是在座的谁弄死了个小媳妇。

“程姑娘，我想起来了，你是程——姑娘！”刚才那目光涣散的年轻人拍案叫道。

程千素是川剧名伶，扮演旦角特别出彩，因此成都人喜欢叫他“程姑娘”。可是这“程姑娘”三个字大家也是背地里叫的外号，当面都是叫程老板、程先生或者程师傅。所以，一开始进二十三号牢房，老钱就认出程千素了，脱口而出一个程字，后面的姑娘二字硬生生吞了回去。

把人家小媳妇睡了想必就是这颓丧的年轻人了。先前周大胡子道破程千素的身份时，他充耳不闻，一说到小媳妇时他脑子好像突然加速转动了，后知后觉喝出来“程姑娘”这个绰号。

“姑娘小媳妇，都是你的菜，是吧？”大家等着看程千素发火呢，周大胡子却接着话茬儿说道。他这次却第一次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似笑非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刚才说话的年轻人。

年轻人并没有难为情，而是撸起袖子，双手抱腕，把胳膊肘架在桌上，回敬周大胡子一个精神饱满的大眼睛——“我就喜欢漂亮脸蛋的女人，我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这个啦！你喜不喜欢我不知道，但是你敢不敢承认我肯定知道。”

周大胡子竖起食指敲了一下脑袋，自言自语道：“叫什么来着，庄——对，庄秋水。这名字不错，可惜了。你睡过的女人都不简单，非富即贵，我佩服，佩服。”

啪——

庄秋水打断了周大胡子的话，拍案而起：“周大胡子，你个肥猪，欺人太甚！你别仗着自己知道洗面桥这儿的小道消息就张牙舞爪。你那么能不也得进二十三号牢房吗？”

周大胡子左右晃了晃身体，身上的赘肉又漾了两漾。好像在说，你能奈我何，我这一身肉，你消受得起吗？

看周大胡子一副得意之色，庄秋水痞子气陡然生起，想要和周大胡子斗一斗气，于是竟然舒缓了语气说：“美人娟娟隔秋水，我庄秋水配娟娟，那是一千年前就定了的事儿。我看上的女人，就得千方百计得到，我的女人，就该如花似玉。她们虽然都有家室，可那些所谓的男人，嘿嘿，在她们眼里都不是她们的男人。她们的身体，她们的心，都和我在一块儿呢。”

庄秋水说的是“她们”，也不知这她们是多少人。

坐周大胡子对面的老钱心里嘀咕，你个小混混，别辱没了杜甫的诗，他的草堂可是成都的一张脸面。可是这小子也不知知晓多少秘密，不想轻易出言得罪他。

周大胡子阴阳怪气地说：“这也奇怪了，这事儿用力过猛，也不至于到没了命……都说红颜祸水啊，这女人，啧啧，邪乎，邪乎呀。”说完还晃了晃他的肥头大耳。

庄秋水为了女人不择手段，劣迹让人不齿，可行事荒唐出乎常理，实在又让人称奇。

庄秋水喝道：“周大胡子，老子命都快没了，还忌惮你作甚啊。我是和娟娟好上了，可娟娟，娟娟她……命苦的人儿，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娟娟，姓周的，老子和你拼了！”

“小子，你玩儿够了吗？”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说道。说话的是那个一直瞪着周大胡子的老者。

庄秋水举起的拳头停在空中，这句话中的威严让自己不知如何是好。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玩儿，吃喝嫖赌，每样都精通，都玩儿出了花样，最后把自己小命儿玩进去了。这苍老声音无异于一声棒喝，庄秋水竟呆立在地。是啊，自己玩儿够没有啊？

“哟，老先生终于发话了。您别生气，我就是逗逗他们玩儿，谁知他们当真了。”说话的是周大胡子。原来老先生是在呵斥周大胡子。可按照周大胡子自己的说法，又是哪件事儿大家当真了呢？

周大胡子接着说：“我就是猜测老先生会对这些了如指掌，我说的也是您想的嘛。再说，我可从来没说我就是周大胡子，我只是在模仿您老的心理活动，是他们自己误会，以为我是周大胡子的。”

原来这胖子不是周大胡子，他从头就是在耍大家。那个老者才是真的周大胡子，可是这胖子又是谁呢？

“你……你……说了半天，你不是周大胡子，你，那你是谁？周大胡子又是谁？”老钱先憋不住，问了起来。

“我当然不是周大胡子，很明显嘛，我又没胡子。我有胡子吗，有吗，你们好好看看。”这家伙还理直气壮。

真的周大胡子缓缓道：“就咱们俩在这洗面桥监狱住得久，我呆了十六年，你，也得有十年了吧？我这胡子都熬白了，快掉光了。你呢，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胖，可知道秘密，终究是危险的，这眼前不就是大祸临头了？咱彼此的底细也都门儿清，都这节骨眼儿了，你还能扯这闲篇儿，我也挺佩服你的了。原本就想看看你能扯些啥，刚才程先生也说了，大家伙儿就八个时辰的命，可你这么扯下去，七

个人的最后这点儿时间也被你荒废了。”

庄秋水嘟嘟囔囔：“荒废了，我玩儿够了没有……我玩儿够了没有……”

那假的周大胡子似乎玩儿得挺开心，这会儿正笑得浑身肥肉漾来漾去，这么笑下去，也不知两把椅子能否撑得住他这一身颤抖的肥肉。

“人家一直不放我出去，咱只能好吃好喝养身板儿啦。只是这两年我这胃口越来越大，没准儿嫌我吃的多才要咋整我呢！”

他犯了啥罪名关了十年呢？这年头监狱哪有关十年的，超过五年的就直接砍脑袋了，他说的“人家”又是谁呢？而那个真的周大胡子居然住进来十六年了，真是匪夷所思。

见大家狐疑满怀，那真的周大胡子说道：“大家先吃菜饮酒，不能空肚子听小钻风讲故事吧，他的故事可以下酒。他的故事和大家也都有关联着呢。”最后又以命令的语气和小钻风说：“别拿架子，拣要紧的。不能白耍大家一回，否则路上大家可不饶你。”

他原来就是小钻风，洗面桥甚至全成都城都大名鼎鼎的小钻风。但凡进了洗面桥的人都知道两个人，百头儿和小钻风。百头儿是牢房的当差的头儿，想捞人，找百头儿。小钻风则是这儿消息的源头，想打听消息，找小钻风。可是，就是这样的消息灵通人士，很多人并没有亲眼见过，也说不清他在哪个牢房。他的信息都是单向的，你可以找他打听信息，但是别想打听他的信息。你打听的信息也是要花钱的。而成都城对他的传说很多，因为没人见过小钻风，也只是一个浑名，大家更多的是认为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那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见自己年龄最小，主动给大家斟酒，最后

给哥哥和自己倒酒，显然还是知道一些礼数。

原来这个胖子就是小钻风。老钱一直在想哪部书里面也有这个名字，可是，想不起来。毕竟自己最熟悉的还是《说岳全传》和《张献忠大西演义》。

小钻风喝了一口酒，吃了块凉肉，说道：

“我可不是说书的，听评书得找老钱。我讲的不是故事，是洗面桥的真人真事儿。在洗面桥这十年，人虽然在牢房里面，可是牢房内外的事儿我全知晓。一些消息，原本要花钱才能从我这儿买到的，还有一些消息，那是关涉里面的人外面的人的身家性命的，这样的消息就更值钱了，所以我胖，因为我吃得起，洗面桥专门给我做小灶。当然，我的钱不光花在吃上面，也需要花钱买消息，把各种途径各种手段获得的消息拼到一起，就可能是个值钱的消息。这个消息今天不值钱，别急，说不准哪天又值钱了。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我这一身肉可不是白长的。”

“小钻风是你的名字？真的名字？”许老大问道。这次他想弄准了，别又被耍了。

“你说呢？这件事这会儿不重要，我刚才也只是用周老先生的名号和大家开个玩笑，基本没有扯谎呀，这一点诸位放心，咱是生意人，第一次消息错了，下次就做不成生意了。我得抓紧时间，有一些事儿不说出来，咋嘛了，我也不痛快。”小钻风说话的时候喜欢把双手拄下巴底下，可能是脑袋太肥了，脖子撑不起。

“二十三号牢房就是皇宫，就是这洗面桥监狱里的皇宫，有吃有喝有舒舒服服的椅子，可凡是进来的人也只有做一夜皇帝的命，